

论严歌苓小说爱情悲剧的成因

庄琳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作为北美地区最具实力,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新移民作家之一,严歌苓凭借其细腻的笔触位居文坛。严歌苓在创作中,以女性的敏感触角探究了爱情,挖掘了人性,对爱进行了力透纸背的书写,成就了一段段佳缘,也唱出了一首首悲歌。动荡的乱世、艰辛的寄居者身份、命运的不确定,三大成因交织在一起,铸成了爱情的悲剧。在爱情绚烂盛开的背后,却是点点泪痕。

【关键词】严歌苓;小说;爱情;悲剧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3)03-0037-03

爱是生命的旋律,没有它,一切变成苍白。因此,在文学作品中,爱情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主题。作为女性作家,严歌苓笔下的情感世界,纵横着爱与恨的缠绕,展现着不同的人情世态。在她的小说中,现实生活便是一道咒符,无论人们如何挣扎,奋起抵抗不公的现实,都无法挣脱宿命的束缚,最终屈从于残酷的命运。严歌苓对爱情有着独特的体会,她认为这种情感是纯洁美好的,然而却被现实生活不断地磨灭,成为一出消逝的悲剧。通过对严歌苓小说的探析,可以得知她所书写的爱情悲剧无外乎有三大成因:一是动荡的乱世;二是艰辛的寄居者身份;三是命运的不确定。凡此种种,铸造了一出出爱的悲歌。

一、动荡的乱世

严歌苓曾说:“正因为人在非常环境中会有层出不穷的意外行为,而所有行为都折射出人格最深处不可看透的秘密,我们才需要小说。人的多变、反复无常是小说的魅力所在。……于是,我又总在寻找这个‘特定环境’,以给我的人物充分的表演空间”。^[1]战争年代和十年“文革”便是严歌苓所选择的特定环境,在这个动荡的时代,爱情成为了乱世的殉葬品。

(一)战火硝烟

严歌苓一直关注历史,众多作品都涉及到了宏大动荡的历史事件,体现了一种对历史的反思倾向。严歌苓将目光投射到了战争年代,以战争为背景,通过对人物乱世浮生的刻画,展现了爱与恨、生与死,描绘了战火硝烟中爱情之花的绽放和毁灭。

《金陵十三钗》是一部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反映抗日战争的文学作品,以秦淮河上的十三名烟花女子为主人公。妓女素来身份卑微,背负着“下贱

胚子”的骂名。但是,即使她们堕入风尘,一样懂得人性的高贵与丑陋;即使她们地位低贱,一样渴望爱情与幸福。娇憨善良的豆蔻和小兵王浦生之间朴素真挚的爱情令人为之动容。然而,豆蔻最终没有逃避掉这场战乱带来的灾难,遭到轮奸并被连捅几刀弃置街头。

战争年代,到处充斥着无可奈何之感,在纷繁复杂的情爱世界里,更多是布满了痛苦和支离破碎,流动的是一曲曲悲伤的爱情挽歌。《第九个寡妇》中的女主角王葡萄为了救人,牺牲了爱情,抛弃了幸福,注定了人生的爱情悲剧。

《第九个寡妇》从抗日战争着笔,作为严歌苓笔下最光彩照人的女性角色之一,王葡萄,强大而嚣张、坚忍而妩媚。她对孙少勇的感情正如书中描述的那样:“他是那个她拿心肝去爱拿肉去疼的二哥。她一下子明白自己了,小时候她是为了二哥学乖的,二哥是她的情哥哥……”。^[2]然而当她知道孙少勇为了自己的事业,主动请求政府枪毙自己的亲爹孙怀清时,葡萄毅然决然地斩断了这段情愫。即使生了儿子挺,葡萄为了保护公公,忍痛将儿子送给他人。

战争年代,不知悲剧何时来临,任何选择都由不得自己,为了生存即便再三不舍,爱情都会是乱世的牺牲品。

(二)十年浩劫

“文革”,十年浩劫,一生梦魇。这场政治劫难,带给世人的伤痛,始终无法愈合。亲历了“文革”的严歌苓,对那个时代的残酷和荒唐一直记忆犹新,以真实的笔触记录了生活在“文革”中的人们的悲剧人生以及被扭曲的人性,人们情感的缺失和做出的无谓牺牲。荒诞的年代,注定了爱情的悲剧。

收稿日期:2013-07-06

作者简介:庄琳(1990—),女,江苏徐州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雌性的草地》是一部关于知青文学的作品,与世隔绝的环境、繁重的工作压力,压制了女性真实的情感和欲望,牺牲了青春和情爱。小点儿大胆叛逆、敢爱敢恨。她与姑父的乱伦恋,时刻饱受着道德上的谴责和内心的煎熬。直到遇见骑兵营长,小点儿的爱情才获得升华。正是小点儿这个有血有肉的女性,更好地反衬了牧马班姑娘们爱情的扭曲悲哀。^[1]外在的压迫和荒诞的年代,使爱情消失殆尽。

《陆犯焉识》是严歌苓颠覆性的转型之作。主人公陆焉识是上海大户人家富有才华的公子哥,聪慧而风流倜傥。五十年代,因其出身,更因其不谙世事的张扬激越成为了“反革命”。在这个动乱的时代,被判无期徒刑的陆焉识,目前能够“给予婉喻的爱就是一张离婚协议书”。严歌苓将知识分子陆焉识坎坷的一生铺展在政治这块庞大而坚硬的底布上,检视了残酷岁月,世态的炎凉和命运的多舛尽收眼底,以最温情的回眸,抚摸了岁月带来的爱情伤痕。

严歌苓通过对极左年代的悲剧书写,不仅揭示了善恶颠倒、人性丑陋、道德沦丧的现象,并且展示了荒诞的年代给人们的心灵和人生带来的伤害。严歌苓透过对“文革”这段往事的回顾,在沉痛反思的同时,感受到爱情被这场浩劫扼杀的可悲。

二、艰辛的寄居者身份

所谓“寄居者”,就是寄居他乡的人。这类人从故土家园来到异国他乡,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面临的困境不仅仅是语言的隔膜,文化的差异,更多的是心灵的落差。这群精神空虚的寄居者,始终无法融入到寄居的国家,由此便产生了焦虑、痛苦、孤单、抑郁的情绪。在寄居国,身份不被认同,遭受种族歧视,生存面临窘境,注定无法收获真正的爱情。

(一)身份的寻求

严歌苓长年寄居海外,对寄居者的生活有着深刻的体会,她曾在访谈中讲到,“我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寄居者。在美国生活 20 年也不能改变我的寄居者心态。就是那种边缘的、永远也不可能变成主流的感觉”。^[2]

《寄居者》中的人物无一例外都是“寄居者”,在爱情这张巨网的包裹之下,每个人都在寻求身份的认同。^[3] May 是第三代美籍华人,在美国备受歧视,即使顶着美国公民的身份回到故土,也没有找到心灵上的归宿。身份认同的危机感、漂泊感、失落感

和孤独感,在 May 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她的初恋情人是逃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彼得,两人一见钟情。然而,寄居的生活打磨掉了彼得的高贵傲气,为了生存选择不择手段。对身份的追求逐渐使得他们的爱情变了质,直至支离破碎。

《少女小渔》中的小渔为了一张绿卡,被迫和意大利老头假结婚,并住在一起,还要每天接受政府官员的上门察访。在这种环境下,她和恋人江伟的矛盾越积越深。同时,江伟作为男性,心胸狭隘、自私,在小渔和意大利老头生活期间,他不仅没有安慰自己的恋人,反而怀疑猜忌,使得两人的感情慢慢疏离。

寄居者苦苦追寻着身份的认同,却一直无果。寄居者生存环境恶劣,生活艰辛痛苦,透过严歌苓的款款叙述,可以体会到寄居故事里的种种不幸,感叹着爱情的悲伤。

(二)种族的歧视

作为移民作家,严歌苓积极关注着移民历程,用细腻的文笔描述了移民生活,深入探讨了种族歧视笼罩下的爱情悲剧。在严歌苓众多的移民小说中,有这样一种爱情模式,即“东方女人”和“西方男人”。^[4]这些异族恋爱,都没能逃脱种族歧视的魔爪,坎坷曲折的命运,让这群“东方女人”选择以“逃”的方式来面对生活、面对爱情,最终以悲剧收尾。

《扶桑》中扶桑与克里斯的爱情看似纯洁,却也伴随了种族歧视的杂念。作为东方女性,扶桑温顺宽容、谦卑坚忍、善解人意,正是这种本性深深吸引着克里斯。作为白种人,在克里斯的潜意识中有着对异族的憎恶与排斥,却唯独对这个东方女性产生了不为所知的爱情。然而,这种爱慢慢地演变成了克里斯对自己理想的肯定、对处在苦难中的扶桑的一种拯救。正是这份不平等的爱,使得扶桑斩断了她与克里斯长相守的情缘。

《无出路咖啡馆》留学美国的中国女孩“我”身居异国,生活窘困,内心孤寂,却有幸遇见了英俊潇洒的安德烈。安德烈对“我”体贴入微,关怀备至,同时也招致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对“我”的肆意骚扰,周围的人用可怜、施舍、拯救的态度对待“我”,不仅伤害了“我”的民族自尊心,而且使“我”的生活陷入更加窘迫的境地。而安德烈对“我”的爱寄托着救赎心态,他宽恕“我”的不好,安德烈为“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而“我”却承担不起这份爱,身心疲惫的“我”只能悄悄离开。

严歌苓笔下的异国恋,跨越了东西方文化的差

异,结出了爱情的果子,最终却未能敌过种族偏见,无奈凋谢。莎士比亚说:“爱是一件甜蜜的痛苦,真诚的爱情永远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本就不平坦的道路上矗立着种族歧视这道障碍,怎能不更加艰辛和曲折。

三、命运的不确定

何谓命运?即生命的历程。宿命论者相信命运不可改写,因为人们无法窥探预知的结局。莎士比亚把命运说成是高于人的意志的一种力量,是盲目地控制人的力量。作为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无数的巧合交织成了命运。

在严歌苓描绘的众多异彩纷呈的情感世界里,因为命运造成的爱情悲剧数不胜数。她笔下的人物坚韧、顽强,但却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逃脱不了命运的安排。虽然努力奋斗,拼命地打造幸福世界,最终却美梦成空,悲剧的结局仿佛是宿命的安排。

《霜降》中的霜降,一个青春、艳丽的女子,渴望爱情、渴望幸福。在程家,她的爱在若有似无的碰触中绝望,幸福如履薄冰。对于程将军来说,霜降只是一个女性的欲望对象;对于程四星来说,霜降只是寂寞的伴侣;对于自己暗恋已久的程大江来说,霜降与他的距离只是越行越远。曾经以为幸福就在眼前,曾经以为可以收获爱情,一场意外怀孕,终究让这一切灰飞烟灭。霜降对所有人都不辞而别,即使五年后再遇程大江,霜降也没有与之相认,既然命中注定彼此错过,那又何必纠缠不休。

《小姨多鹤》的故事缘起于战争,讲述了一位日本遗孤、16岁少女多鹤的苦难多舛的命运,战争将她与一个中国男人张俭和一个中国女人小环缠绕在一起,命运就这样奇怪地交织。在逃亡的过程中,多鹤凭借机智的才能和重返故国的渴望,躲避了死亡。然而命运是捉摸不透的,土匪抓住了多鹤并把她卖给了张俭,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因为多鹤的日本身份,张俭对她充满了戒备、憎恶和冷漠。然而,当张俭得知了多鹤的身世后,他对多鹤

只有疼爱。多鹤把张俭看作了她生命中的顶梁柱,张俭则把多鹤当成了他的恋人,为了瞒住小环在外幽会,张俭可以说是无所不用,欺瞒、哄骗、东躲西藏,小环最终发现了他们的暧昧关系。张俭觉得有愧于小环,于是与多鹤的关系又回到了从前半生不熟,只是偶尔说句家常话。“张俭对多鹤突然爆发又突然泯灭的爱使她成了个最孤单的人”。

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亦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在《金陵十三钗》中,严歌苓诉说了对命运的无可奈何之感,同时感叹了爱情在命运轮回中的浮沉悲剧。秦淮河头牌妓女赵玉墨,“她从小就知道自己投错了胎,应该是大户人家的掌上明珠。难道她比那些掌上明珠少什么吗?她四书五经也读过,琴棋书画都通晓,父母的血脉也不低贱,都是读书知理之辈,不过都是败家子罢了。”^[7]沦为妓女,玉墨虽心有不甘,却无力改变。遇到张世祧是玉墨的幸运,同时也是她的不幸。张世祧对玉墨山盟海誓,绝不做个负心汉,这让玉墨对未来心存希望。然而,当张世祧得知玉墨的妓女身份后,用一根金条和五十块大洋打发了玉墨,幻想破灭,更加印证了玉墨无法改变命运拥有幸福的悲哀。

完美的爱情,在命运轮回的安排下,只能残缺不齐。曾经多少如诗的誓言,转眼已是曲终人散。只怪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不完美的爱情,才能唱出爱情挽歌,才能编织爱情悲剧。

严歌苓,这位被评论界誉为“窥探人性之深,文字历练之成熟”的一代“新移民作家”,“她的创作不仅是海外华文文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而且对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也注入了新鲜的因子,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新移民题材的写作空间”。^[8]严歌苓在创作中,以女性的敏感触角探究了爱情,挖掘了人性,对爱进行了力透纸背的书写,成就了一段段佳缘,也唱出了一首首悲歌。动荡的乱世、艰辛的寄居者身份、命运的不确定,铸成了爱情的悲剧。在爱情绚烂盛开的背后,却是点点泪痕。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庄园.女作家严歌苓研究[M].广东: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211.
- [2] 严歌苓.第九个寡妇[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87.
- [3] 叶葳葳.浅析严歌苓小说中的悲剧精神[J].文学评论,2010.2.
- [4] 曾娟.乱世“寄居者”的爱情梦——读严歌苓长篇小说《寄居者》[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0.4.
- [5] 程桂婷.文明和爱:民族战争中破碎的神话——解读严歌苓的长篇小说《寄居者》[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9.2.
- [6] 张洁.严歌苓小说论[D].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 [7] 严歌苓.金陵十三钗[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112.
- [8] 蔡玮.论严歌苓创作的悲剧内涵[D].宁波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下转47页)

作提供了“无尽的创造性想象源泉和艺术内在支柱”。罗庆春把栗原小萩诗歌中所极力塑造和表现的文化原型与现代精神的聚合体归结为“先王意识”^[10],并以原型批评的视角进一步分析了“先王意识”的内在结构与精神实质。

此外,罗庆春的双语诗学研究还或多或少地运

用了语言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符号学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可以说,批评方法的运用是罗庆春少数民族诗歌研究的探路杖,是其独特的民族文化研究视阈下的双语诗学体系得以构建的技术支撑。我们期待着罗庆春在民族文学研究道路上的辉煌远足!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 [2]万丽华、蓝旭.孟子[M].上海:中华书局,2006:236.
- [3]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M]下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121.
- [4]罗庆春.灵与灵的对话——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汉语诗论[M].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
- [5]满涛译.别林斯基选集(第三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595.
- [6]周振甫.文学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7]周宪.现代西方文学研究的几种倾向[J].文艺研究,1984,5.
- [8]罗庆春、刘兴禄.感恩乡土——论彩虹诗歌的乡土文化精神[J].西昌学院学报,2006,2.
- [9]阿库乌雾、栗原小萩.图腾美学与生命哲学的诗化实践[J].延边大学学报,2005,1.
- [10]阿库乌雾.论栗原小萩诗歌的“先王意识”[J].四川戏剧,1995,6.

An Analysis on the Criticism of Luo Qing-chun' Poetics

YE Jun-li

(School of Cultural Media and Education Science,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 When we study the famous poet of yi people, scholar Luo Qing-chun's poetics, we can not avoid to study and analyse his poem's critical methods. While Luo Qing-chun studied the poem's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inority nationality, he not only applied som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critical methods, such as social history criticism, aesthetic criticism, and some modern critical methods, such as psychology criticism, original criticism as well. These criticisms provid the powerful support to it's creation of mature poetics system.

Key words: Poetics; Critical Methods; Social History Criticism; Aesthetic Criticism; Psychology Criticism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39页)

Discussing the Causes of Love Tragedy in Yan Geling's Fiction

ZHUANG Lin

(Jiangsu Normal College, Xuzhou, Jiangsu 221116)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distinguished and influential new immigrant writers in North America, Yan Geling has a place in the literary world with its delicate style of writing. Based on women's sensitive visual angle, Yan Geling explores and gives a keen and genuine description of love and humanity, showing us many both beautiful and tragic love stories in her work. Three major causes of turbulent times, exile's hard life and the uncertain fate are intertwined and finally lead to tragedy of love. What behind the splendid love is bitter tear.

Key words: Yangeling; Fiction; Love; Tragedy

(责任编辑:张俊之)